
4.4 試譯《喙鳴文集》

「搏者張松溪傳」

文/中華民國八極拳協會教練 劉水清

明 沈一貫《喙鳴文集》 「搏者張松溪傳」(原文)

我鄉弘正時。有邊誠。以善搏聞。嘉靖末又有張松溪。名出邊上。張衣工也。其師曰孫十三老。大梁街人。性羸慧^[1]。張則沈毅寡言。恂恂如儒者。

張大司馬罷而家居。引體抗然坐之上座。云邊師之徒袒裼扼腕。嗔目語難。張乃攝衣冠。不露肘。邊師喜授受。顯名當世。而張常自匿人。求見輒謝去。邊師之美技。進退開關。有緒如織。而張法直截。嘗曰。一捧一痕。吾猶輕之。胡暇作此 閒事。邊嘗北游。值六馬駕。負其力。肩之不勝。出于輪而病偃。有少林僧數十輩。尋邊。邊遷延之。至日晡與鬥。燭入滅燭。而躍坐梁上。觀諸僧自相擊。于暗中而乘其斃。大抵間用術。倭亂時。少林僧七十輩。至海上求張。張匿不見。好事少年憇愚之。僧寓迎鳳橋酒樓。張與少年窺其搏。失哂^[2]。僧覺遮之。張曰。必欲一試者。須呼里魁。合要死無所問。張故孱然^[3]中人耳。僧皆魁梧健力。易之。諾為要。張衣履如故。袖手坐。一僧跳躍來蹴。張稍側身。舉手而送之。如飛丸度窗中。墮重樓下。幾死。蓋其法。云搏。舉足者最下。易與也。

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。終不許。曰。吾盟于師者嚴。不授非人。張嘗踏青郊外。諸少年邀之。固不許。還及門。諸少年戒守者。毋入張。閉之月城中。羅拜曰。今進退無所。且微觀者。願卒惠之。張不得已。許之。門多園石。可數百斤者。命少年累之。累之不能定。張手定之。稍支以瓦。而更累一于其上。祝曰。吾七十老人。無所用。儻直劈到底。供諸君一 。可乎。舉左手。側而劈之。三石皆分為兩。

張終身不娶。無子。事母以孝。聞死於牖下。所教徒。僅僅一二。又不盡其法。

余嘗從其徒問之。曰。吾師嘗觀矛師。矛師誇吾師。曰。何如。師曰。吾不知。吾黨問之。師曰。夫刺。則刺矣。而多為之擬。心則歧矣。尚得中耶。余聞而憬然。因憶往時。嘗問王忠伯。邊人何技而善戰。忠伯言。邊人無技。遇虜近三十步。始發射短兵。接直前攻刺。不左右顧者。勝瞬者。不可知。旁視死矣。今張用此法。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。不膚撓。不目逃。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。直如飛蠅之著體。忘撓與逃。鼓精奮神。專篤無兩。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。

張有五字訣。曰勤。曰緊。曰徑。曰敬。曰切。其徒秘之。余嘗以所聞妄為之解。曰勤者。蓋早作晏休。練手足力。少睡眠。薪水井臼必躬。陶公致力中原。而恐優逸不堪。以百髻從事。此一其素也。

曰緊者。兩手常護心胸。行則左右護脅。擊刺勿極其勢。令可引而還。足縮縮如有循。勿舉高蹈。闊丁不丁。八不八。可亟進。可速退。心常先覺。毋令智昏。立必有依。勿處其後。眾理會聚。百骸皆束。畏縮而虎伏。兵法所謂始如處女。敵人開戶者。蓋近之。曰徑。則所謂後如脫兔。超不及距者。無再計。無返顧。勿失事機。必中肯綮。既志其處。則盡身中一毛孔力。咸嚮赴之。無參差。若貓捕鼠。然此二字。則擊刺之術盡矣。曰敬者。儆戒自將。勿露其長。好勝者。必遇其敵。其防。其防。溫良儉讓。不伎不求。何用不減。

曰切者。千忍萬忍。掐指咬齒。勿為禍先。勿為福始。勿以身輕許人。利害切身。不得已而後起。一試之後。可收即收。不可復試。雖終身不見其形。不成其名。而亡所悔。

蓋結冤業者。永無釋日。犯王法者。終無賞期。得無慎諸。

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。後二字張所增也。其戒心又如此。君子曰。儒者以忠信為甲冑。禮義為干櫓。豈不備哉。使人畏而備之。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為周。夫學技以備患。而慮患乃滋甚。則焉用技。恃技而不慮患。患又及之。技難言矣。故君子去彼處此。

註：

[1] 「麤慧」，讀音粗壯，粗野愚笨的意思。

[2] 「哂」，讀音審，微笑的意思。

[3] 「孱」，讀音纏，瘦小虛弱的樣子。

明 沈一貫《喙鳴文集》 「搏者張松溪傳」(白話)

我的家鄉在弘正年間，有一位叫邊誠的人，以善於搏(技)擊而聞名。嘉靖末年又有一位叫張松溪的人，善於搏(技)擊的名聲更在邊誠之上。張松溪是一個做衣服的工匠，他的師父叫孫十三老，是大梁街的人，個性粗直。而張松溪的個性則是果敢堅忍少言語，信實可靠得像一個讀書人。

張大司馬罷官後，閒居在家。他正襟危坐於上座，談到邊誠師父的徒弟常裸露上身緊握拳頭，怒目責難別人；而張松溪卻衣冠整齊，不露手肘。邊誠師父喜歡教授別人武藝，所以在當時很有名氣；而張松溪卻深藏不露，有人要拜訪他，他往往推辭婉拒。邊誠師父的好武藝，在進退開闔之間有如絲線相連；而張松溪的技法卻很直截。他曾經說：「一捧、一痕，我尚且嫌多餘，那裡還有空間去多作比畫呢？」

邊誠曾經到北方遊歷，正巧遇到一輛六匹馬駕的車經過。他自認為力氣大，於是用肩膀去拉馬車，但是卻因無法承受重量而被車輪壓傷導致駝背。有數十個少林僧人去找邊誠，邊誠故意拖延時間，到了日落後才和他們決鬥。少林僧人手持燭火到屋裡找他，他把燭火弄熄，跳到屋梁上坐著。在黑暗中看僧人們混亂地自己人打自己人，然後乘機把他們擊斃。大概地說，他在對敵時都是兼用計謀的。

倭寇之亂時，七十幾個少林僧人至海船上求見張松溪，他隱避不相見。有好惹事的少年慫恿他暗地窺伺少林僧人。少林僧人投宿在迎鳳橋酒樓，張松溪和少年窺視他們搏擊，不慎笑出聲來。少林僧人發覺了，把他攔下，張松溪說：「如果一定要比試，一定要請鄉里長者作見證，必須承諾比試中若有傷亡絕不追究。」張松溪本人看起來是瘦小虛弱的中等身材，而少林僧人卻各個都高大壯碩身手矯健。所以僧人們看不起他，答允了這個要求。張松溪衣冠整齊，步履穩如平素，沒有出手，只是坐著。一個僧人跳上來要踢他，張松溪稍微側過身，舉起手推送出去。只見那僧人像一粒彈丸從窗子飛擲出來，墜落好幾層樓之下，幾乎快死去。以張松溪的搏擊方法來說，他認為：「在搏(技)擊之中，抬腿是最差的姿勢，因為最容易留給對手進攻的機會。」

張松溪曾經被監司徵召，要他教兵士作戰，但是他始終沒有應許。他說：「我對我的師父立下嚴格的誓約，絕不傳授技藝給不適當的人。」張松溪曾經在郊野閒步時，遇到幾

個年輕人，他們邀請他教授技藝。但是張松溪堅持不答應，回程來到城門口，這些年輕人警告守城門的人，要求他不要讓張松溪進城，將張松溪關在小城門裡。然後這些年輕人排排站向張松溪敬拜，說：「現在您已經進退不得了，您就姑且露幾手本領讓我們看看，讓我們從中領略一點技法吧！」張松溪無可奈何，只好答應。城門口有許多大石塊，有重達幾百斤的。於是張松溪要這些年輕人把大石塊堆起來，可是幾個年輕人卻無法使這兩塊石塊固定。張松溪用手固定石塊，再用瓦片稍微支撐住，並且又再疊一塊石塊上去，口中祝禱著說：「我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家，也沒什麼才能。如果能把這些石塊從頭劈到尾，讓各位小兄弟看看，這樣就可以了吧！」於是舉起左手，側身劈下，三塊大石頭都被劈成兩半。

張松溪一輩子未曾娶妻，也沒有子嗣，但事奉母親很孝順。聽說他最後是死在窗牖之下，所教的徒弟也只要一、二位，又都未能盡得其真傳。

我曾經向張松溪的徒弟探問有關他的事，他的徒弟說：「我的師父曾經觀看矛師練矛，矛師向我的師父誇耀說：『我練得怎麼樣呢？』師父回答他：『我不知道。』我們向師父請教，師父說：『該刺矛時就直接刺去，如果刺時多方揣測，那麼就會分心，這樣還能刺得中嗎？』」我聽了之後深有體悟。於是想起昔日曾經向王忠伯請教，我問他：「邊塞地方的人能這樣善戰，是否有什麼絕技？」忠伯告訴我：「邊塞地方的人其實沒有什麼絕技，他們總是在面對敵人將近三十步的距離時，才發射短兵，直接向前攻擊、刺去，不左顧右盼。決勝只在一瞬之間，不以理智去思慮，如果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分心他顧，必定致死。而張松溪就是用這個方法。」我又領悟到北宮黝培養勇氣的方法：就算皮膚受到刺擊也不退縮，就算眼睛受到攻擊也不逃避（不因膚傷而撓，不因目傷而逃）。孟子所謂「北宮黝不膚撓，不目逃」並不是說他為了不使皮膚受到刺擊而退縮，為了不讓眼睛受到攻擊而逃避（不使膚傷故撓，不使目傷故逃）。這種培養勇氣的方法就是把攻擊當作是飛蠅附著在身體上，根本不會去退縮，也不會去逃避。振奮起精神，專心篤實不分心，雷萬春的臉被七隻箭射中卻能如如不動，就是最好的例證。

張松溪有五字要訣：「勤、緊、徑、敬、切」。他的徒弟秘而不傳，我嘗試用自己所瞭解的道理來解釋。「勤」的意思是，早起勞動，日晚才休息。勤練手腳的勁力，不貪睡，挑水砍柴必定親自勞作。陶侃有心要北伐中原，因此擔憂生活太優渥安逸會吃不了征戰之苦，所以用搬磚瓦的方法來訓練自己，就是這個原因。

「緊」的意思是，兩手時常護著胸膛，行走時左右手也要護著胸肋。擊刺時不可使姿勢作到身體的極限，要使身體留有轉圜的餘地。腳步邁得很小，好像沿著一定的道路上走似的，不要抬得太高。步伐開闊，不以丁字步的站法，也不以八字步的站法，務必要能敏捷地前進，也能迅速地後退。心神常保持警覺，不可使理智昏沉。站立時必定要有依靠，不要處於依靠物之後。全身的肌理都聚集，所有的筋骨都收束，就像刺蝟蜷縮、老虎伏臥的道理一樣。兵法上所說的「初始時如處女一般柔弱，以引誘敵人進門戶」，大概就近似這個道理。

「徑」的意思，就如兵法所說：「敵方陷進埋伏之後，我方就要動作迅捷如脫逃的兔子，讓敵人來不及抵拒。」不必再三算計，不要回頭看，才不會失去先機。一出手就要命中敵人筋骨結合之處，既已專心於這個關鍵點，就要盡全身的力氣，都向著這個關鍵點出

擊，切勿用力不均，要像貓捉老鼠一樣全力以赴。如此「緊」、「徑」二字，就是擊刺技巧的全部要領了。

所謂「敬」，就是要警敏戒慎、自我把持，不可輕易顯露能力。好勝心太強的人，一定會遇到敵手。要提防（好勝之心）！要提防！保持溫和善良、儉約退讓之心，不嫉妒、不貪求，這樣有什麼不好呢？

所謂「切」，就是要百般忍耐，即使堅忍到掐手指、咬牙根，不要輕易引發禍端，也不要為了謀求利益而肇作。不可輕易許諾為人出力，只有當事情與自己有切身的利害關係時，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出手；謹慎出招，適可而止，不可戀戰。即使終己一生無所表現，沒沒無名，也不悔憾。因為結下冤仇罪業，就永遠沒有解開仇結的時候；觸犯律法的人，終究無法逃避罪責，能不戒慎嗎？

我聽說，孫十三老傳授給張松溪的要訣只有前三個字，後二字是張松溪增補的，可見張松溪是這樣地重視戒慎之心。有德的君子曾說：「有德之人用忠誠信實作為自我立身的甲冑，用禮制義理作為待人處世的干櫓。」這樣不是就很完備了嗎？為了使別人畏懼你而去具備搏擊的技巧，哪裡比得上使別人不畏懼你而不必具備搏擊的技巧來得好呢？本來學習搏(技)擊是想要防備禍患，然而學了之後必須擔心憂慮的禍患卻更多，那麼怎麼敢輕易用技呢？如果依恃搏(技)擊的本領卻不考慮將會招來的禍患，那麼災禍就會到來。可見學技、用技必須謹慎。因此有德的君子寧可取忠信禮義來立身處世，而不願以學習搏(技)擊來防備禍患。